胡琳與歌有緣

胡琳正埋首做新碟

胡琳（Bianca）近日積極為新碟進行錄音，今次她會首次嘗試電子音樂，而令她有此改變的是，出自恭碩良（Jun）之手的新歌《野地戀人》。她說，人與歌的相遇是緣分，她一聽此曲，心裡即油然而生一種強烈的「佔有慾」，很想將歌曲據為己有。結果，她以誠意奪得心頭好，事實亦證明，她與這首歌擦出了火花，產生了很好的化學反應。

Bianca說，預計於暑假推出的新碟由恭碩良監製，風格上仍會有一部分堅持她所喜歡的Jazz與R&B音樂，另加一些新嘗試，唱一些拍子比較重的電子音樂。「我是首次跟恭碩良合作，新碟第一首派台歌《野地戀人》也是他的作品。我一直很喜歡Jun所寫的歌，這首歌完成後我反覆地聽，覺得裡面的方向很適合我，也許將來我會更多循這方向做音樂，今次實在是令人很滿意的一次合作。」

首次嘗試電音

談到《野地戀人》能讓她甘心獻出「電音第一次」的淵源，她笑說，是恭碩良的一張「鐵嘴」說服了她。「他本身是一個鼓手，對節奏有很多不同的idea，也肯大膽嘗試，他叫我相信這類型的音樂是要用這種聲音去處理的，還向我介紹了Kizomba這種beat，說目前在歐洲與南美洲很流行，所以我覺得我是可以相信他的。另外，我完成上一張碟後，有朋友跟我說，外國很多Jazz或R&B音樂，都是將新舊元素融合一起，而且都是有beat的，他們問我是否可以做這樣的音樂，這也是促使我願意去嘗試的原因。」

「其實Jun這首歌最初不是寫給我的，他只是讓我聽聽他自己唱的英文demo，結果我一聽便非常喜歡，即時就有一種『This is my song！』的感覺，用『一見鍾情』也不足以形容那種『佔有慾』，總言之，只要歌還沒有人唱，我就不管它是寫給誰，我都要擁有了它。」她笑說，她最終是憑着誠意「奪得好歌歸」的。「與一首歌相遇也是緣分，我在錄音前即興打電話給他，說多謝他給我這首歌，因爲我每次聽到，心情都會很好及感到開朗，他說他也希望這首歌能找到一戶好人家。後來有一次，他又重提幸好讓我來唱，說這首歌聽來容易，但要表達出裡面的感覺卻很難，現在做出來的結果令他很滿意。」

新碟香港錄音

由她的老拍檔「夏至」塡的歌詞，描述一對情侶拋開一切，去到一個很開闊的自然環境，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，胡琳說，她最初聽到這首歌的音樂時，就即時有一種自己在天空裡飛的感覺。「我的想像會比歌詞寫的去得更遠，例如是帶着自己喜歡的音樂，去到一個完全無邊界的地方，享受那些屬於我們的時光。我覺得這是一首頗爲感性的歌，聽後令人很想抱抱大自然。」

她說，她的歌迷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口味，一類人比較喜歡她唱跳舞歌和快歌，另一類人則更愛聽她唱Jazz及英文歌，所以既有beat又有Jazz感覺的《野地戀人》，正好一次過滿足歌迷兩個願望。「我不是刻意爲討好歌迷而按他們的要求去做音樂，因爲只有是自己喜歡的歌，才可以演繹得好。我不介意大家喜歡不同的東西，因爲人本來就有很多面，所以我去年年底舉行的個人音樂會就分成了三部分，一部分唱我自己唱片裡的歌，偏向R&B，另一部分唱些純爵士的歌，第三部分則唱跳舞歌；當時收回來的feedback，大多數都認同我帶給大家的各個不同方面。」

製作上一張專輯《Still…A Wonderful World》的時候，Bianca專程跑到紐約作現場錄音，與當地音樂人一起jam歌；今次出碟，她則會回歸香港，與本地的音樂人合作。她說：「除了《野地戀人》是全電音外，我會保留一些以前一直在做的純acoustic及Jazz元素，有幾首合適的歌，也會用同步錄音的方式製作。在香港錄音的好處是，本地人能夠聽懂歌詞，感情因而更能發揮，因爲樂器本身也是帶有感情的東西；此外，在本地錄音，也可以有更多時間慢慢琢磨改進，我們做音樂有對quality的執著，沒有任何一次會妥協。」

壓力來自自己

在音樂路上，她自覺正在進步中，並會不斷作出新嘗試，效果不好的便捨棄，確保所試的都是她能夠掌握並適合自己的，也不會失去個性。「上一張專輯是我在各方面都很滿意的一張碟，十首歌都具備當主打歌的質素，對我來說，沒有一首歌會是sidetrack，因此，現階段的我，就是想求好歌，能夠遇得到，我就會很滿足。我出新碟的態度是貴精不貴多，不會勉強要湊夠一定數目的歌，我希望未來推出每張碟，都可以按這個目標去做，使每一首歌都有當主打歌的分量。」

她坦言，她愈是知道自己在音樂方面的要求，做每張新碟時的挑戰便愈大，因爲她希望可以讓支持她的人看到她的進步。「正如我很喜歡Alicia Keys，每次她出新碟都會去買，就因爲她能夠讓我看到她在不斷成長進步。我希望可以做到像她那樣，因爲我相信買我的唱片的人，也會有跟我一樣的心態，所以我的壓力，就來自我要成長及要進步。」她說。

文、攝：小　O
鞋：Steven　Madden

▼ Bianca與恭碩良合作愉快

▼ Bianca認為唱自己喜歡的歌，才會演繹得好

胡琳歌路堪稱多元化

《葉問》得獎與遊戲規則

光·影·道

在一個訪問中得知原來有人提出《葉問》一片中設計一場八仙枱上的比武，但武術顧問反對，因爲詠春派必勝。詠春除了有推手、木人樁等練式外，還有在八仙枱上比試的訓練，不敵者必會跌下來。因爲這個門派有這種練習，與其他門派在八仙枱上比試的確佔盡優勢。其實亦說明了一個道理，就是任何比賽的勝負都是看遊戲規則來訂定，正如今次電影金像獎《葉問》贏得最佳電影亦可窺見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遊戲規則有何特色。

《葉問》的提名項目中只有最佳動作設計和最佳電影獲獎，其他的獎項都落空。因爲最佳電影一獎是所有選民一人一票的投票結果，而《葉問》的票房遠較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高出很多，即是說看過《葉問》的選民都佔大多數，所以在這項提名中佔有優勢。雖然《赤壁》的票房亦不錯，但從最佳電影的結果可以推斷熟悉《三國演義》的香港業界都不太認同導演對歷史故事的修改。

於過往的金像獎結果來看，所有最佳電影的影片都必然奪得最少一個台前和一個幕後的獎項，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有兩個台前（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）及兩個幕後獎（最佳導演及最佳編劇），所以大部分電影人以爲《天》片必得最佳電影獎。這個出人意表的結果，在以評審團制度的電影頒獎禮亦經常出現，是否公平則見仁見智。

《葉問》得獎，最高興的當然是老闆兼監製黃百鳴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亦非常愕然，不是有報章的報道說他不高興。從影三十年，黃先生監製了很多影片，這部應是他第一次奪得最佳電影的作品，對於一個搞喜劇爲主的電影人是很好的禮品。《葉問》的導演葉偉信亦是第一次拍出最佳電影，敘事和導演手法都日趨成熟，肯定是人氣最佳的導演之一。

不能不提的是《葉問》主角甄子丹，他的演出與過往的表現截然不同，成功地演繹了一個公子拳師的心路歷程，不熟悉詠春的觀衆會以爲葉師傅的生平跟甄子丹戲中情節一樣，而葉問（的形象）就是甄子丹，如像黃飛鴻就是關德興一樣。一部電影就能將一個演員脫胎換骨，除了歸功導演之外，演員本身的努力和悟性都是必要條件。看來甄子丹眞是開了竅，香港電影又多了一個能文能武的演員。

甲型流感衝擊娛圈

熱點追擊

五年前震驚全球的沙士疫症餘悸未除，近期在墨西哥爆發的甲型流感(H1N1)有蔓延之勢，吸收過沙士引起巨大災害的遺禍教訓，全球各地提升的警覺感應與防禦措施刻不容緩，相關的拯救防治行動都及早啓動。

甲型流感對經濟復甦的環境有深遠的影響，箇中天文數字虛耗難以統計，而首當其衝的旅遊、物流、消閒甚至娛樂業都起相關的打擊，這都可以理解。就說已處於「封城」狀態的墨西哥疫地，所有學校、博物館、圖書館俱關閉，飲食與娛樂場所就如當年被列爲疫埠的香港，生意額泰半遽減，而最壞的時刻還未來臨。

與墨西哥鄰近的美加受害也深，好些娛樂單位爲藝人接下赴當地演出的檔期，以及原定赴美加取景的影視攝製隊，如非必要也得押後行程，對於演藝事業豈無衝擊！

十數年前已移居墨西哥的前亞視藝員陳植槐，在定居當地之初，也跟筆者申訴在墨西哥搵食艱難，政局不穩、貧富懸殊加上貪污惡行，中下層市民的生活毫無保障。然而，「伶王」（陳的別號）一家四口還是在該地住上十數年，如今子女與太太仍在墨國生活，「伶王」這些年來，以太空人姿態，幾乎每年也返港找外快幫補家計。

陳植槐在移居墨西哥之初，經營小本食肆，因爲人生路不熟，曾數度虧本，結果還是覓得廉租地旺的舖位，與妻胼手胝足苦幹下去。

曾問「伶王」，何解如此辛苦仍不考慮回流香港？他說，爲移民墨國，已花去一筆落腳費用，子女年紀還小，他預計他們在外地受教育，將來會比在香港有發展，經歷過演員食做無定時的艱苦，自己也想轉行找個安身地點調養生息。

只是，在墨西哥討活還是比想像中艱難，在子女成年之前，他們一家還是見步行步。

「伶王」每次返港，還是靠老友帶挈做些散工幫補外快，還幸他自己有經營古董飾物的買賣生意，可補給外地的支銷，類似的眞實華裔飄洋奮鬥故事，總之令人唏噓有感。

多年前那齣名爲《仙人掌》的電影，部分外景地正是墨西哥，男、女主角黎明與葉玉卿等人與「伶王」他鄉遇故知，「伶王」差點哭出來，再忙也樂於做他們的嚮導，協力幫手。

墨西哥對港人而言，仍屬半冷門的旅遊地區，但因爲今次的甲型流感，很多原打算赴其鄰近國土美加經商及旅行的單位，也打消去意。其實，在本港宗教及教育範疇，墨西哥是被視爲考察與傳道的熱點，遇上今次疫情，不少團體也被迫押後行程。

經歷過沙士的港人，對今次甲型流感的災情感受至深，未雨綢繆，本身固然要做好防禦工夫，也遙祝身處疫區的民衆平安過渡，得免於難。

周　沂

樂壇告急查因

影視縱橫

最近熱爆的新聞，除了令人憂心的甲型流感疫情之外，就是以其天使之聲俘虜全球千萬觀衆的村姑Susan Boyle。

Susan Boyle本身沒有什麼特別，在我的身邊，有不少朋友的歌唱水準十分出色，甚至比時下的職業歌手還要專業，部分更專門跟老師學聲樂，自掏腰包開音樂會。在Susan Boyle一唱成名，反而事件中評判和現場觀衆那種「以貌取人」的前倨後恭反應，更爲精采，回想此地的樂壇不也是如此，俊男美女偶像歌手一籮籮的推出，不管是五音不全、走音、對音樂毫無認識，都沒有關係，反正錄音室科技先進，加上可以「咪嘴」演唱，走音是儀器有問題，不唱現場是因爲環境條件不能配合；一旦走紅，他們馬上歌影視廣告多棲並進，努力賺錢住豪宅買名車，名成利就，自然沒有人會像以前的歌手那樣，會特別登門拜訪聲樂名師練（學）唱歌。

影藝娛樂圈都一樣，大家說現在藝人的演藝生命很短，歸咎於新人太多，客觀環境競爭激烈，其實眞正的原因是，他們的資質和內涵有限，很快就見底，完全沒有什麼可塑性和發展空間，加上後天方面又沒有去努力和補足，自然經不起考驗和比較。

如果你有實力、懂音樂（甚至作曲塡詞）和唱歌，但你不是俊男美女，對不起，你最多只是唱作人，多好聽的名字，其實是說你與歌星無緣，最好轉去幕後發展，還可以有機會混口飯吃，否則只怕要鬱鬱不得志了。

歌迷追捧偶像歌手是因爲他們的外貌多於才藝，但大衆卻對這些年輕偶像歌手印象模糊，加上沒有什麼好聽吸引的歌曲，自然提不起興趣去聽歌和買碟，這種走極端的惡性循環的結果，只會使情況更壞而不會改善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樂壇會有前途嗎？

大家都在追尋過去，不停懷念以前的巨星歌手，正是用另一種態度去表達對現今青春偶像歌手的感覺，但是整個樂壇和唱片公司方面，好像依然對此無動於衷，就如大家批評香港的電影只願意花錢找著名演員，而不肯投資於一個好劇本一樣。

崔　曉

「村姑」Susan以天籟之音風靡無數觀衆